

IAP. SIN. I

159A, 167•168•169

148/m



丙寅
寅
課
九
月

148

m



鬼崇

中邦之人惑于鬼崇者以其不知有造物之真主也造物真主者何
即詩書所稱上帝也何謂上帝以其能宰制羣動有一無二也其造
天地人物城社山川莫不有一神焉以護守之使之永存而不壞者
在天之神也有背違上帝而罰于永苦之所者地獄之魔鬼也天神
終善惡無奉若天命保護人物不離頃刻所以當教也子云敬鬼神而
遠之敬之者以其為上帝所造有功於人也遠之者大權出於上帝
不可向之求福免禍也鬼魔受罰又妒人類之上升逞其智力多方
以誘之惑之使人入於偏邪者欲人同受永罰也魔計甚狡不可名

狀而略舉其一二者可因類以推也人死而魂不滅善者升而惡者降皆有証歸着不得遊於世也魂本無形聲世人誤信三司或守墓或居家因而風穿穴孔認為叫號病熱譫語認為鬼附者不知魂之有歸也間有一二怪異靈顯者出於鬼計而非人魂也若夫墟墓間其屍中油膩之氣上蒸受烈日所晒結而有光者世所認為鬼火實燐火也其日中不見而暮夜始顯者以太陽光大也人行則氣環而前向火則隨氣偕前如人一反則與俱反者皆氣攝之而煽動也或發現水中者亦油膩之氣所結遇烈日而焚與地一體也其遊移無定者與波上下也此皆理之自然非格物者則誤以為作祟也至

若或假卜筮以呈奇或托五行以示幻或以符咒呼召往來或以邪術吞針浴火或石言木徒或豕立犬啼或土木之像能動能言或巫覡妖身測禍測福或赤子之口言前世緣或畜類之中道其家子或夢寐之際大肆誘惑或祭祀諸祈現形傳語或假祖宗之像示子孫或假仙佛之名遊人世者此皆鬼魔大肆本性之智巧網羅萬民深謀巧計布置多方使人觸之而心動神搖也然雖緣魔構牢以人訛或文墨之士鼓筆傳奇或草野之人樂道影響所以每遇之史傳而垂之衆口也苟非明理之深而格物之至者鮮不為其所惑也所惑子不語怪也

論安信鬼怪之誤

韓昌黎曰有嘯於梁從而矚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我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與聲安有氣若果無鬼乎曰有形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于天違于人無于物違于倫感于氣于是乎鬼有形于形有應于聲以應之皆民之為之也故其作而接于民也無恒而有動于民而為禍亦有動于民而為福亦

有動于民而莫之為禍福先儒斯乃至理也今所傳聞鬼怪亦非一端也或有裨官野史逞心構幻子虛烏有知者識其寓言撮合愚者信其多有是事一謬也或有閭里謠言指曰他鄉別郡顯何鬼怪及至其所影響全無識者知其妄惑妖言愚者為之訛傳妄信誤亦也或有袖子羽流創曰活佛活仙之奇以作聚財聚人之法智士了然誑誕愚夫誠信筆求二謬也或有妖人邪術翳人帑為偽曰天兵神將可昧一時之耳目及至醜穢物則破敗遇水火則無遺信而懼之六誤也或有果屬鬼魔怪異現形作祟者乃妖孽耳斯則昌黎所謂忤天違人之所致也人或值之但當省躬悔過正則克邪嘗聞國有

妖孽灾眚如祥禳之類人君苟能修德避位猶可追之豈修德之士独不能勝鬼邪而畏其為祟耶

妖由人興孽不自作苟其惑于鬼之說則心疑而暗鬼生矣惑于鬼之說則見偏而邪魅出矣此豈鬼佑之惑人乎人之自為惑耳豈鬼魔之作祟也每因人事之失宜人情之邪偽而授之以誘惑故奇僻詭異之事人所不見不聞者而此一人若獨有寓于目入于耳而以

信其言有是事一說也或有問里謠言指曰他鄉別郡何足怪及
至其影響全無識者知其妄或妖言惑者為之訛傳妄信謬亦也
或有袖子羽流創曰活佛活仙之奇以作驚動衆人之法智士不
誣誕愚夫誠信篤求之誤也或有妖人邪術惑人皆為偽曰天無神
將可昧一時之耳目及至能祛物則破敗遇水火則無遺信而俱之
終不難辨其非也異其為妖術者乃妖孽耳新則昌黎所謂
妖孽之徒昔以妖術之徒入國邑無所不為而惑之者蓋妖孽之士

鬼崇

昔孔子不語怪力亂人道其常也不對事鬼神之間教人盡人道也夫
妖由人興孽不自作苟其惑于鬼之說則心疑而暗鬼生矣惑于怪
之說則見偏而邪聽出矣此豈鬼佑之惑人乎人之自為惑耳蓋鬼
魔之作祟也每因人事之失宜人情之邪偽而授之以誘惑故奇僻
詭異之事人所不見不聞者而此一人若獨有寓于目入于耳而以
為果見果聞如漢武封禪謂室中若有呼萬歲者三宋真宗聽歡若
之詛而迎鵠尾天書不惟自惑且以惑人尤可異者室中鬼言室中
搬運忽而現邪媚之形迷人心目忽而露猙獰之狀駭而觀闔閭者

信其可喜可惧而智者亦不知何^其以至于此也又且或言人生死禍福若數計而鬼卜偶尔命中遂以為奇驗而且謂是寔能操其權矣則其惑于鬼神之說者莫此為甚而抑知其說之不足惑也國昔者西方亞兒嘿你亞國設魔像于廟中能預言將來之事或顯揭人心隱謀或陰致人疾病而後為治療或以形声恐嚇人聽故作妖恠妄為加福捍災種、竊名弄權以炫灵奇愚民相率而信奉之迨聖人巴尔多祿茂入其郡而魔像弗言弗動矣更有人而為妖術者如羅馬之西滿如如德亞之厄兒未日溺俱以奇幻惑眾而弗能與聖人伯多祿雅哥伯多勝是苟誠信天主而托于天主之威灵則人妖不足

足憑鬼怪不足疑矣

聖明之設鬼神之情狀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聖人所以不輕語人也然世俗之言鬼者謂聞其声見其形信其前知能為人之禍福也則非矣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陰之灵也神者陽之灵也以二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屈者為鬼其寔一物而已是鬼也孔子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体物不遺者也乃上帝造天地之始先造之

其言其意其理之說者莫如周子其言其理之不足惑也固昔者
西方聖人見其國設魔像于廟中能預言將來之事或顯揚人心
隨謀或陰致人疾病而後為治療或以形聲惡嚇人然其作妖像安
為加福祥災種、竊名弄權以炫其奇愚民相率而信奉之迨聖人
出亦多祿焉入其郡而魔像涕泣弗動矣更有人而為妖術者如羅
瑪之西滿如及德亞之厄兒末日溺俱以奇幻惑眾而弗能與聖人
比蓋與對不出幾矣是言誠信天主而托于天主之威靈則人妖不

鬼崇

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聖人所以不輕語
人也然世俗之言鬼者謂聞其聲見其形信其前知能為人之禍福
也則非矣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
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是鬼也孔子所
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體物不遺者也乃上帝造天地之始先造之
以為用也其類有邪有正有善有惡盈上下之間皆在也其前知也
上帝与之知否則不知也其為人禍福也上帝命之為否則不敢為
也而世之所謂鬼者謂人死之所能為也其無形與聲則同而前知與

禍福彼則全莫之預也蓋為生時為善者在天堂受福生時為惡者
在地獄受禍而人世非其所在之處也即其子孫享祀亦不道其文
以盡孝敬而已豈謂其來飲食之乎設有一來人世者亦上帝命之
來以示善惡報應于人耳不能福其子孫禍其仇讎也乃有謂其索
食求資見咎病人負人言語苛狀是皆邪魔鬼托名藉口以惑人或
病者昏亂之所為非本人之鬼也或者曰是固然矣弟鬼之為祟也
囁于梁立于堂獻夢或形憑依土木假托人言誠能知人之隱匿知
未來之吉凶奉之而有福謗之而有禍既瞻不信鬼而鬼現形溫嶠
不信鬼而鬼呈狀人不得不信而奉之矣曰是乃妖由人興者也韓

子曰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或有忤于天有違于民有與于物
遂于倫而感于氣于是乎鬼有形于形有憑于聲以應皆民之為之
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然則鬼之為祟未有不因乎人者也謂其知
隱匿吉凶而為禍福是又不然矣蓋天地間至灵者人而已人之所
以至灵者心而已鬼之灵其能外人心而有知哉其禍福安能去人
心而外至哉人心所向彼亦向之人心所不知鬼亦不知之因人之福
而乘之以為惠因人之禍而乘之以為威况不能為之禍福者焉昔
臧會為僭卜之吉南蒯為叛卜之吉而一成一敗效驗不同可
知其因人心之所由向而無前知之能矣晉侯不禱秦林之鬼而疾



瘳梁公毀吳楚淫祠而爵顯孔道輔擊神蛇而名益彰楚王英與神
誓而身廢死閔王昶恃神而尋遇禍害張遇賢信鬼而因致誅夷周
史萇私歆以鬼神之術輔尊灵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
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歆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剋地削身辱國危
具載前史彰之可考舉此數端則鬼之不能禍福于人莫不皆然矣
人能不為逸歆則灾患無自生不為非僻則罪戾無自至修身以俟
天鬼崇何損于我哉不勤種則不為非僻則罪戾無自至修身以俟
鬼崇何加于我哉上帝臨汝無尔貳心尔之心則吉凶禍福皆出于
其間君子朝乾夕惕蓋為此也何鬼崇之畏信乎